

书人书事

## “七月派”诗人曾卓

◎桑农

今年是诗人曾卓诞生一百周年、逝世二十周年,按常理应该有一些纪念活动,可各种媒体上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讯息报道。一位曾经令众多读者敬佩、仰慕的作家,仿佛已经被遗忘了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一般将曾卓列入以胡风为首的“七月派”作家阵营。其实,当年的《七月》杂志没有发表过他的作品,阵容整齐的“七月诗丛”也没有收录他的诗集,而且,胡风本人并不欣赏他的诗作。

抗日战争期间,曾卓在重庆读高中,开始写诗,有习作发表在靳以主编的《国民公报》文艺副刊《文群》上。后来,他与几位诗友合编一份丛刊《诗垦地》,还出版过诗集《门》,在文坛十分活跃。胡风注意到了这个青年诗歌群体,在策划编辑“七月诗丛”时,邀请其成员邹荻帆、冀汧、绿原等人加盟,唯独没约曾卓。这并非由于私人关系的亲疏,却给曾卓不小的打击。他晚年撰文谈“我与胡风的关系”时说:“我没有在他编的《七月》《希望》上发表过东西。1942年,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‘小资产阶级的情调’,我相信这话是真的,因为他当时正在编‘七月诗丛’,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,却撇下了我,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,而且颇为忿忿,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。”

事实上,曾卓不仅没有在胡风主编的任何刊物上发表诗文,而且在遭遇漠视和冷遇后,诗歌创作的势头日渐减弱,随后几乎停笔十年之久。但是,1955年,他仍然难逃厄运,与许多诗友一起被牵连,卷入所谓“胡风集团案件”,并被判定为“骨干分子”,身陷囹圄。刑满出狱后又历经种种磨难,直到1980年方才平反昭雪。蒙难期间,他写下了《悬崖边的树》《有赠》等一系列中国新诗史上的杰作。复出后,他文学创作的激情再次爆发。1986年,《老水手的歌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;1988年,《听笛人手记》获全国优秀散文奖;2003年,即他去世一年之后,还获得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。

纵观曾卓一生的文学创作,远非“七月派”可以简单概括的。“与胡风的关系”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灭顶之灾,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抱怨。相反,被冠以“七月派”诗人的称谓,他也心甘情愿地认同。晚年,他写道:“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,将我也看作是‘七月派’的一个成员,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。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、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,是可以这样看的吧。至于就我个人说,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,‘七月派’诗人又大都是我敬重的友人,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叶永烈 1940—2020,纪实文学作家、科普作家。



**沉思斋** “沉思斋”由屋顶游泳池改造,存有5万多册藏书和无数档案,游泳池的蓝色地砖和扶梯都还保留着。书房中央一字排开12个书柜,加上三面各17个书柜,形成一座“书山”。把游泳池变为“书池”,叶先生这创意绝了。

写在书边

## “挹彭”与贺启平

◎闫笑

谢其章编《东西两场访书记》,单独收录“挹彭”所撰书话十篇。挹彭即何奕鹏,北京人,满族,生于1919年,“抗战”期间做过法院小吏;1945年至1948年间在北京大学总办事处工作,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;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几所党校的图书馆的负责人,“文革”期间受到严重迫害,1971年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
挹彭在北京大学时,还是“十四五岁的孩子”的邵燕祥不仅“先前读过他发表的关于苦茶庵的随笔;觉得他这人‘内容’和‘形式’相称,是有书卷气的饱学之士”,并且与之有过“几面之缘”,在印象中“何是位老成持重的中年人,穿长衫,戴一副近视眼镜”。一次,邵燕祥走访他,“但他正忙公事,他带我到门外,说了几句什么,就别过了”,邵燕祥说,“因为我只是个孩子,大概还不致因此暴露他社会活动的踪迹,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吧”,似就挹彭的地下党身份而言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邵燕祥听说挹彭在华北局党校图书馆工作。1950年,文化部文物局开了一次关于图书分类法的座谈会,出席的是北京市一些图书馆的专家和学者,挹彭也参加了,只不过改称贺启平。本来满族人改名易姓也是常事儿,但不确定“贺启平”是否“何奕鹏”一音之转,抑或别具深意。1954年,撤销大行政区,华北局党校编为马列学院第三部,贺启平仍在图书馆工作。邵燕祥说,“华北局撤销,不知到哪儿去了”(《邵燕祥自述》),可能就是因为不知道挹彭已改了姓名,故而认为杳然无踪。

1955年,马列学院改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,贺启平的职务的名称又相应地作了调整。此后,他经常以读者身份给三联书店去信,就编辑出版等工作提出意见,“而且水平较高”,让秦人路印象深刻,几十年以后还回忆得起(《读者联系工作琐忆》)。



**山居杂忆:**  
一位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  
高诵芬、徐家祯著  
花城出版社

作者笔下大家庭的旧时日常、满目繁华,虽家世显赫、佣人众多,却从不见骄矜辞色,反而有种穆穆闲闲的素洁之美。这是“一个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中、历经半世纪的生活看到的世界”。

**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**  
周振鹤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系统呈现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科的基本面貌,全面深入地阐述和分析了历史时期政治过程的地理意义,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和学科开创价值。

**西方旅游史**  
[法]马克·布瓦耶著 金龙格等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这是一部跨学科视野下的西方旅游文化史。作者从社会、经济、文学、文化、心理、养生甚至医学发展等角度,考察了从精英旅游发展成大众旅游的历史。

**法律简史:**  
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  
桑本谦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讲述了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,以此呈现法律的深层逻辑,打破部门法的界限,以联结思维取代割据思维,把不同门类的法律知识点重新组合,进而实现法学内部及法学和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。

## 张冠李戴名人照

◎白本

“张冠李戴”“啼笑皆非”,古已有之。不过成语“今”久不衰,就像上述两个成语,不仅沿用至今,往往还一前一后地出现在读者的心里。尤其是不少书籍面世,有些错别字尚可谅解,不过书中的名人照片也能张冠李戴,令人忍俊不禁。

漓江出版社出版过一册《黄宾虹诗集》。黄宾虹是大画家,他的诗作远不及他的画作常见。诗集的出版当然很有意义。不幸的是,书中

有一幅整张黑白照片,下面标注“黄宾虹”,上面却是齐白石先生。两位都是画坛巨擘,他俩的样貌就如他俩的画作,风格迥然不同,不知为何“虹去石出”?令人费解的还有东方出版中心的《寻踪·张爱玲》。书中主要描写对象是张爱玲与胡兰成。第21页冒出一张钱锺书先生年轻时的照片,释文令人咋舌:“青年时代的胡兰成看上去确实英俊潇洒,难怪女人们打破头也要嫁给

他。”胡兰成、钱锺书是一代人,两位都是大名人,钱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学人、小说家;胡兰成也许很有才华,但他还是一个汉奸,又背叛了张爱玲,倒如《围城》中描述的那样是情场里进进出出的老手。倘若素来爱惜羽毛的钱先生见到此书,又作何感想呢?

读图时代,“匠心”不只属于匠人,也属于编者——但凡编辑细致一点,不至于如此。

书评书话